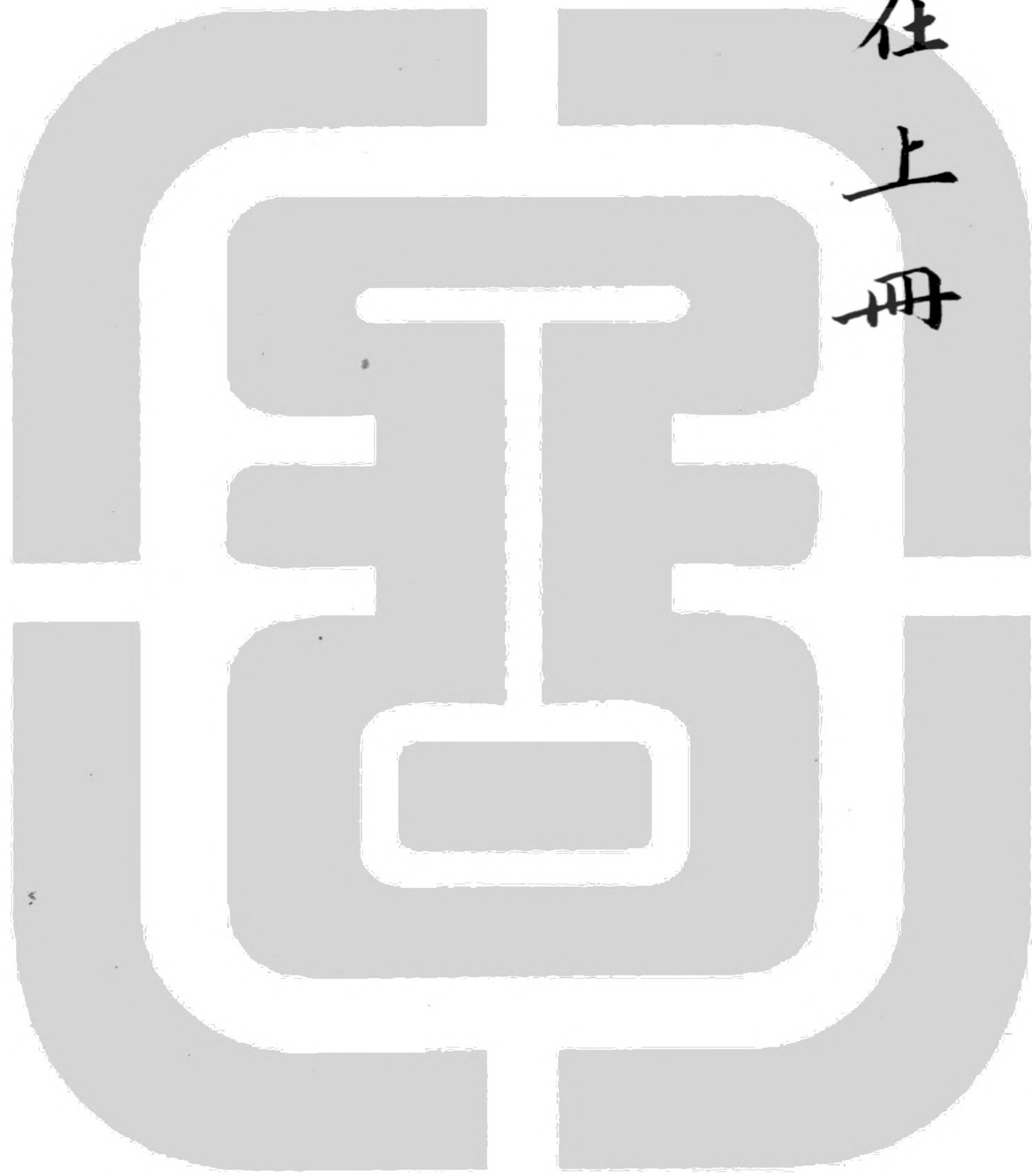


原題
在上冊



本第七

金史七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祿國重事前中書丞程國祿國重事前中書丞程國祿國重事

勅修

世宗中

十二年正月庚午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戊寅詔有司凡
陳言文字皆國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秘書
監當行者錄副付所司丙申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
北河東山東陝西去年租稅二月壬寅上召諸王府長史
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勸導諸王使之為善如諸王所為
有所未善當力陳之尚或不從則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

阿意不言朕惟汝罪丙午尚書省奏庶察到同知城陽軍
事山和尚等清強官上曰此輩暗察明訪皆著政聲可第
其政績各進官旌賞其速議升除庚戌上如順州春水癸
丑還都丙辰詔自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能糾正又不
言上者並坐之戶部尚書高德基濫支朝官俸錢四十萬貫
杖八十三月己巳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亥詔
尚書省贓汙之官已被廉問若仍舊職必復害民其遣使
諸道即日罷之丁丑詔遣宿直將軍烏古論思列冊封王
皓為高麗國王庚寅雨止癸巳以前西北路招討使移刺
道為參知政事田統遣使來貢丁酉北京曹貴等謀反伏

誅四月旱癸卯尚書右丞孟浩罷丁巳西北路納合七斤
等謀反伏誅癸亥以久旱命禱祠山川詔宰臣曰諸府少
尹多闕真當選進士雖資叙未至而有政聲者擢用之以
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為橫賜夏國使乙丑大名尹荆王
文以贓誅奪王爵降授德州防禦使田統使使來貢丙寅
尚書右丞相紇石烈志寧薨丁卯宋高麗遣使賀尊號阻
蹇來貢五月癸酉上如百花川甲戌命賑山東東路胡刺
溫猛安民饑丁丑次阻居久旱而雨戊寅觀稼禁扈從蹂
踐民田禁百官及承應人不得服純黃油衣癸未諭宰臣
曰朕每次舍凡秣馬之具皆假於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

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過即令詢問但亡失民間什物並償其直乙酉詔給西北路人戶牛六月甲寅如金蓮川九月丙子至自金蓮川辛巳以右副都點檢夾谷濟臣等為賀宋生日使右衛將軍粘割幹特刺為夏國生日使丁亥太白晝見在日前鄜州李方等謀反伏誅十月高麗國王王皓遣使謝封冊乙未臨奠故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喪志寧妻永安縣主進鎧甲弓矢鷹鷂重綵壬子召皇太子及趙王永中上殿上顧謂宰臣曰京嘗圖逆今不除之恐為後患又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日務修德餘何足慮皇太子及永中皆曰誠如聖訓

釋之丙辰以德州防禦使文贊產賜其兄之子咬住且諭其母文之罪汝等皆當連坐念宋王有大功於國故直不問仍以家產賜汝子十一月甲戌上謂宰臣曰宗室中府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有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事也丙子上以曹國公主家奴犯事宛平令劉彥弼杖之主乃折辱令所深責公主又以臺目徇勢偷安畏忌不敢言奪俸一月以陝西統軍使璋為御史大夫以戶部尚書曹望之為賀宋正旦使壬午同州民死立等謀反伏誅戊子上屏侍臣

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
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其於記錄無或有隱可以朕
意諭之十二月乙未朔以濟南尹劉卓在定武軍貪墨不
道命大理少卿張九思鞫之丁酉詔遣官及護衛二十人
分路選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門地才行及善射者充
護衛不得過百人冀州王瓊等謀反伏誅德州防禦使文
以謀反伏誅辛丑出宮女二十餘人已酉樞密副使移刺
成罷辛亥禁審錄官以宴飲廢公務詔金銀坑冶聽民開
採毋得收稅癸丑獵于近郊以殿前都點檢徒單克寧為
樞密副使己未詔自今除名人士子孫有在仕者並取奏

十二年正月乙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酉尚書省奏
南客車俊等因擁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死上曰本非故
意可免罪發還母令彼國知之恐復治其罪詔有司嚴禁
州縣坊里為民害者閏月丁酉詔太子詹事曰東宮官屬
尤當選用正人如行檢不備及不稱職者具以名聞辛酉
太白晝見洛陽縣賊聚眾攻廬氏縣殺縣令李庭才亡入
于宋三月癸巳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卯上謂
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
寢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
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

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太子詹事劉仲誨請增東宮牧人及張設上曰東宮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易入於侈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即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意諭之四月己巳定出繼子所繼財產不及本家者以所繼與本家財產通數均分制以有司言特授洺州孝子劉政太子掌飲丞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

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体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辛巳更定盜宗廟祭物法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戊戌禁女直人毋得譯為漢姓壬寅真定尹孟浩薨甲辰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上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忽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六月樞密使完顏思敬薨七月庚子復以會寧府為上京庚戌罷歲課雉尾八月丁卯以判大興尹趙王永中為樞密使詔賜諸猛安謀克廉能三等官賞己卯御史大夫璋罷丙戌以左副都點檢襄等為賀宋生日使丁亥秋

獵九月辛卯朔以宿直將軍胡什賚為夏國生日使辛亥
還都大名府僧李省究等謀反伏誅十月乙丑歲星晝見
丙子以前南京留守唐括安禮為尚書右丞十一月以大
興寺璋為賀正旦使引進使大洞為高麗生日使上謂
宰臣曰外路正五品職事多關負何也太尉李石對曰資
考必有及者上曰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壬子吏部尚書
梁肅請禁奴婢服羅綺上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
可也且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舊
服明金者已減大半矣近民間風俗比正隆時闕稍薄儉
卿等當更務從儉素使民知所效也

十四年正月己丑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二月壬戌以大
興尹璋使宋有罪杖百五十除名仍以所受禮物入官丙
寅以刑部尚書梁肅等為宋詳問使庚午以太尉尚書令
李石為大保致仕戊寅詔免去年被水旱百姓租稅三月
戊子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午上謂大臣曰海
陵純尚吏事當時宰執止以案牘為功卿等當思經濟之
術不可狃于故常也又詔猛安謀克之民今後不許殺生
祈祭若遇節辰及祭天日許得飲會自二月一日至八月
終並禁絕飲燕亦不許赴會他所恐妨農功雖閒月亦不
許痛飲犯者抵罪可徧諭之又命應衛士有不閑女直語

者並勒習學仍自後不得漢語辛丑太白歲星晝見甲辰
上更名雍詔中外丙辰太白歲星晝見經天四月乙丑上
諭宰臣曰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
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戊辰有事于太廟以皇太子攝行
事乙亥以勸農副使完顏蒲涅為橫賜高顯使上御垂拱
殿顧謂皇太子及親王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弟孝弟無不
蒙天日之祐汝等宜盡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自古兄弟之
際多因妻妾離間以至相違且妻者乃外屬耳可比兄弟
之親乎若妻言是聽而兄弟相違甚非理也汝等當以朕
言常銘于心汝子以樞密副使徒單克寧兼大興尹五月

丙戌朔詳問使梁肅等還自宋甲午如金蓮川六月己未
太白晝見八月丁巳次紇里舌日中白龍見御帳東小港
中須臾乘雲雷而去癸亥獵于彌離補已卯太白晝見九
月丁亥還都乙未以兵部尚書完顏讓等為賀宋生日使
宿直將軍崇肅為夏國生日使癸卯上退朝謂侍臣曰朕
自在潛邸及踐阼以至于今於親屬舊知未嘗欺心有徇
近御史臺奏樞密使來中嘗致書河南統軍使完顏仲託
以賣馬朕知而不問朕之欺心此一事耳夙夜思之其如
有疾已酉宋遣使報聘十月乙卯朔詔圖畫功臣二十人
衍慶宮聖武殿之左右廡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申

御史中丞劉仲誨等為賀宋正旦儀戊戌召尚食局使論之曰太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不可徧舉徒為虛費自今止進可口者數品而已戊申以儀鸞局使曹士元為高麗國生日使十二月戊寅以平章政事完顏守道為右丞相樞密副使徒單克寧為平章政事

十五年正月此下闕七月丙午粘拔恩與所部康里孛古等內附九月戊子至自金蓮川平卯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其君請以慈悲嶺以西鴨綠江以東四十餘城內附不納丙申幸新宮閏月己酉朔之應禁弓箭槍刀路分品官家奴客旅等許帶弓箭制上謂左丞相良弼曰今之在

官者須職位稱愜所望然後始加勉力其或稍不如意則止以度日為務是豈忠臣之道耶丁巳又謂良弼曰武靈時領省秉德左丞相言皆有能名然為政不務遠圖止以苛刻為事言及可喜等在會寧時一月之間杖而殺之者二十人罪皆不至於死於理可乎海陵為人如虎此輩尚欲以術數要之以至賣直取死得為能乎己未以歸德尹完顏王祥等為賀宋生日使符寶郎斜卯和尚為夏國生日使辛酉高麗國王奏告趙位寵伏誅詔慰答之詔親王百官僚人所服紅紫改為黑紫甲戌詔年老之人毋注縣今年老而任從政其佐亦擇壯者參用十月乙未冬獵丁

永還都十一月乙卯上幸東宮初唐古部族節度使移刺
毛得之子殺其妻而逃上命捕之至是皇姑梁國公主請
赦之上謂宰臣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請
託至此豈可貸宥不許戊午以右宣徽使靖等為賀宋正
旦使甲子太白晝見戊辰以宿直將軍阿典蒲魯虎為高
麗生日使

十六年正月戊申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寅詔免去年
被水旱路分租稅甲子詔宗廟未附玉牒者並與編次丙
寅上與親王宰執從官從容論古今興廢事曰經籍之興
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

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誦之何益文有精
風最為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故親戚尊者老接賓
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故
筆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戊辰宮中火庚午上按鷹鷂
橋見道側醉人墮驢而取命左右扶而乘之送至其家辛
未皇姑邀上至私第諸妃皆從宴飲甚歡公主每進酒上
立飲之二月庚寅皇子潘王妃徒單氏以姦伏誅己亥平
章政事徒單克寧罷以女故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是日
萬春節改用明日宋高麗夏遣使來賀戊申雨且於臨滿
之境戊午上御廣仁殿皇太子親王皆侍膳上從容訓之

曰大凡費用當務節省如其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
舉所御服曰此服已三年未嘗更換尚爾完好汝等宜識
之壬申復置吾都梳部禿里四月丙戌詔京府設學養士
及定宗室宰相子程試等第戊子制商賈舟車不得用馬
以東京留守崇尹為樞密副使壬寅如金蓮川五月戊申
南京宮殿火甲寅太白晝見庚申遣使禱雨靜寧山神有
頃而雨六月山東兩路蝗七月壬子夏津縣令移刺山住
坐贓伏誅八月辛巳次霹靂潦九月乙巳至自金蓮川己
酉諭左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
在和糴以為緩急之備癸丑以殿前都點檢蒲察通等為

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完顏覲古速為夏國生日使諭左
丞相良弼曰海陵非理殺戮臣下甚可哀憫其等論出等
遺骸仰逐處訪求官為收葬辛酉以南京宮殿火留守轉
運兩司官皆抵罪十月丙申詔諭宰執曰諸王小字未嘗
以女直語命之今皆當更易卿等擇名以上十一月壬寅
朔參知政事王蔚罷尚書省奏河北東路胡剌温猛安所
轄謀克孛朮魯舍斯以謀克讓其兄子蒲速列上賢而從
之仍令議加舍斯恩賞戊午以同知宣徽院事劉琬等為
賀宋正旦使庚申以吏部尚書張汝弼為參知政事甲子
以粘割韓奴之子詳古為尚輦局直長婁室為武器直長

初韓奴被旨招契丹大石後不知所終至是因粘拔恩部
長撒里雅寅特斯等來詢知其死節之詳故錄其後遣兵
部郎中移刺子元為高麗國生日使十二月壬申朔詔諸
科人出身四十年方注縣今年歲大遠今後仕及三十二
年別無負犯賊盜追奪便與縣令丙子詔諸流移人老病
者官與養濟上諭宰臣曰凡已經奏斷事有未當鄉等勿
謂已行不為奏聞改正朕以萬幾之繁豈無一失鄉等但
言之朕當更改必無吝也庚寅定權場香茶罪賞法

十七年正月壬寅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高麗并表謝不
納趙位寵丙午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王者上曰

東華宗廟宗神由城祀至此路於前司司司司司司
人嘗拔亂者已行措置其不與淑前及於良叙中司從為

百里三聖部令及春耕作尚書省奉吾都稅部禮部二胡魯

雅至密斯請入獻許之庚戌詔諸大臣家聽請勿位號者

既不許其子孫自陳吏部考功郎其詳考其勞姓同官賜號

首即以直壬子二謂宰臣曰宗室中年高者往往仕未有官

爵其元皆有功於國朕欲稍加以官使有名位可稱如何

即日親親報功先王之令則丁巳詔朝官嫁娶給假三日

六項曰 三王成詔寧言 邊後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沒
者三 一曰民遼豫王宋天不郡三被害子孫各葬於廣寧
河南舊學其後復詔天水和王親屬於都北安葬於咸平
所守牙殖官為葬於本處遼豫王親屬未入本坐者亦遷
新之三月辛丑胡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亥詔免河北山
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稅賑東京
婆速曷速館三路乙丑尚書省奏三路之乘不能周給上
曰朕嘗語卿等遇豐年即積穀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
倉粟為無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為國
家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之耶今既不給可於邊道取

之以濟自今預備當以為常四月甲戌制世襲猛安謀克
若出仕者雖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孫襲者聽戊寅諭宰臣
曰郡縣之官雖以罪解一二歲後亦須再用猛安謀克皆
太祖創業之際於國勤勞有功之人其世襲之官不宜以
小罪奪免戊子以勝王府長史徒單烏者為橫賜高麗使
五月尚書省奏定皇家祖免以上親燕饗班次並從唐制
癸卯幸姚村淀閱七品以下官及宗室子諸局承應人射
柳賞有差六月己卯謂宰臣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喜怒
處置有所不當卿等即當執奏毋為面從成朕之失乙未
以美王奕之子思列為忠順軍節度副使奕入謝上曰朕

以鄉疾故特任卿子所冀卿因喜而愈也欲即加峻授恐
思列年幼未閑政事汝當訓之使有善可觀更當升擢七
月壬子尚書省奏歲以羊三萬賜西北路戍兵上問如何
運致宰臣不能對上曰朕雖退朝留心政務不違安寧卿
等勿謂細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
心故問之耳是月大雨河決八月己巳觀稼于近郊壬申
以監察御史體察東北路官吏輒受訟牒為不稱職答之
五十庚辰上謂宰臣曰今之在官者同僚所見事雖當理
必以為非意謂從之則恐人謂政非已出如此者多朕甚
不取今觀大理寺所斷雖制有正條理不能行者別具情

見朕惟取其所長夫為人之理他人之善者從之則可謂
善矣壬午上謂宰臣曰今在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不
為汲引惡其材勝已故耳丙戌上謂御史中丞統石烈邈
曰臺臣糾察吏治之能否務去其擾民且冀其得賢也今
所至輒受訟牒聽其妄告使為政者如何則可也九月丁
酉朔日有食之辛丑封子永德為薛王以右副都點檢完
顏習尼列等為賀宋生日使癸卯以兵部郎中石抹忽土
為夏國生日使戊申秋獵庚戌歲星熒惑太白聚於尾甲
子還都十月己巳夏國進百頭帳詔却之境上癸酉有司
奏衍慶宮所畫功臣二十人惟五人有謚今考檢餘十五

人功狀擬定謚號以進詔可詔以羊十萬付烏古里石壘
部蓄收其滋息以予貧民丁丑制諸猛安父任別職子須
年二十五以上方許承襲辛巳上謂宰臣曰今在位不聞
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延
數百年之永仁傑雖賢非妻師德何以自薦乎癸未更護
送罪人逃亡制上謂宰臣曰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
且古之諫者既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為利而已如
戶部尚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皆上書言事蓋覬踰執政
耳其於國政竟何所裨達官如此況餘人乎昔海陵南伐
太醫使祁宰極諫至戮於市此本朝以來一人而已丁亥

上命宰臣曰監察御史田忠孺嘗上書言事今當升擢以
勸其餘十一月戊戌以南京留守徒單克寧為平章政事
庚戌上謂宰臣曰朕常恐重斂以困吾民自今諸路差科
之煩細者亦具以聞有司奏夏國進御帳使因邊臣懇求
進入乃許之以尚書左丞石琚為平章政事丙辰以延安
尹完顏蒲刺睹等為贊宋正旦使十二月戊辰以渤海舊
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
姦論以宿直將軍僕散懷忠為高麗生日使己巳太白晝
見壬申以尚書右丞唐括安禮為左丞殿前都點檢蒲察
通為右丞上謂宰執曰朕今年已五十有五若年踰六十

雖欲有為而莫之能矣宜及朕之康強其女直人猛安謀克及國家政事之未完與夫法令之未一者宜皆修舉之凡所施行朕不為怠

十八年正月丙申朔宋高麗真遣使來如壬寅定穆異居周親奴婢同居卑幼輒殺奴婢及妻無罪而輒歐殺者罪庚戌修起居注移刺傑上書言每屏人議事雖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上以問平章政事石琚左丞唐括安禮對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儆戒人君庶幾有所畏也庚申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稅壬戌如春水二月丙寅朔次管壯丙子次

華港己丑還宮三月乙未朔萬春節宋高麗真遣使來賀

乙巳命成邊女直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許自造酒丁未上

謂宰執曰縣令之職最為親民當得賢材用之邇來犯法

者衆殊不聞有能者比在春水則石城玉田兩縣令皆年

老苟祿而已畿甸尚爾遠縣可知平章政事石琚對曰良

鄉令焦旭慶都令李伯達皆能吏可任上曰審如卿言可

擢用之己酉禁民間無得糊輿寺觀獻州人殷小二等謀

反伏誅四月己巳上謂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令體訪官

吏臧否向玉田知主簿石抹杏乃能吏也可授本縣令己

丑以太子左贊善阿不罕德甫為橫賜高麗使五月丙午

二如金蓮川六月庚午尚書左丞相純石烈良弼薨閏月
辛丑命賑西南西北兩路討司民及烏古里石壘部轉戶
饑七月丙子上謂宰臣曰職官始犯賊罪客有過誤至於
再犯是無改過之心自今再犯不以賊數多寡並除名
月乙巳至自金蓮川丙辰以尚書右丞相完顏守道為左
丞相平章政事石琚為右丞相九月辛未以大理卿張九
思等為賀宋生日使侍御史完顏蒲魯虎為夏國生日使
癸酉以尚書左丞唐括安禮為平章政事乙亥以右丞蒲
察通為左丞參知政事移刺道為右丞刑部尚書粘害斡
特刺為參知政事十月庚寅朔陝州防禦使石抹斡家奴

以罪除名甲午御史中丞劉仲晦侍御史李瑜坐失糾察
大長公主事各削官一階十一月庚申朔尚書省奏擬同
知永寧軍節度使事阿可為刺史上曰阿可年幼於事未
練授佐貳官可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臣等以阿可
宗室故擬是職上曰郡守係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
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言於政使之治郡而
非其才一境何賴焉壬申以靜難軍節度使烏延查刺等
為賀宋正旦使而子尚書省奏崇信縣令石安節實年材
於部民三日不償其直當削官一階解職上因言凡在官
者但當取其貪污與清白之尤者數人黜陟之則人自知

懲勸矣夫朝廷之政太寬則人不知懼太猛則小玷亦將不免於罪惟當用中法可也責宰臣曰近聞趙承元何故再任卿等言曹王嘗遣人言其才能幹敏故再任之官爵擬注雖由卿輩予奪之權當出于朕曹王之言尚從之假皇太子有所諭則其從可知矣此事因卿言始知其不知者知復幾何且卿等公受請屬可乎蓋承元前為曹王府文學與王邸婢姦杖百五十除名而後用也丙戌以吏部尚書烏古論元忠為御史大夫以東上閣門使在光慶為高麗生日使十二月庚戌封孫季都補溫國公麻達為金源郡王承慶道國公去子羣臣奉大金受命萬世

之寶

十九年正月庚申制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卯如春水二月己酉還宮乙卯免去年被水旱民田租稅三月己未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丑尚書省奏虧課院務官顏葵等六十八人各合削官一階上曰以承廢人主擁沽此濶法也法弊則當更張唐宗法有可行者則行之已已上與宰臣論史高麗夏遣使來賀乙丑尚書省奏虧課院務官顏葵等六十八人各合削官一階上曰以承廢人主擁沽此濶法也法弊則當更張唐宗法有可行者則行之已已貴實不必浮辭論說宰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書與不書言託以他事陽不與而陰為之力朕觀古之姦人言是皆是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

已往往風以陰事破壞其謀惟得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
弄權為功利也聖武欲立其第而姦臣沮之竟立惠帝
以致喪亂以明懲也丁丑上謂宰臣曰朕觀前代人臣將
諫於朝與父無異事朕示以必死同列目覩其死亦不顧
身又為之諫此盡忠於國者人所難能也已外制糾彈之
官知有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一等科之關親者許回
避上謂宰臣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頗惑之
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盪樂怠忽欲以僥倖
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四月己丑
朔詔賑西南路招討司所部民已酉以升附閣宗詔中外

丁巳歲星晝見五月戊寅幸太寧宮六月戊子朔詔更定
制條七月辛未有司奏擬趙王子石古乃人從上不從謂
宰相曰兒輩尚幼若奉承太過使侈心滋大卒難節抑此
不可長諸兒每入侍當其語笑娛樂之際朕必淵默泣之
以嚴庶其知朕教戒之意使常畏慎而寡過也癸酉密州
民許通等謀反伏誅丙子太白晝見庚辰至自太寧宮八
月壬辰尚書右丞相石琚致仕戊戌以宋大觀錢當五用
丙午濟南民劉溪忠謀反伏誅九月戊午以左宣徽使蒲
察鼎壽等為賀宗生日使太子左衛率府率裴滿胡刺為
夏國生日使癸亥秋獵癸未還都十月辛卯西南路招討

使慈典以贓罪伏誅辛亥制知情服內成親者雖自首仍依律坐之十一月壬戌改葬昭德皇后大赦以御史中丞移刺愷等為賀宗正日使戊辰以西上閣門使盧拱為高麗生日使壬申上如河間冬獵癸未至自河間

二十年正月甲寅朔宗高麗夏遣使來賀戊午定試令史格壬戌命歲以錢五千貫造隨朝百官節酒及冰燭藥炭視品秩給之己巳如春水丙子幸石城縣行宮丁丑以玉田縣行宮之地偏林為御林大淀灤為二春淀二月丁未還都三月癸丑朔萬壽節宗高麗夏遣使來賀己未詔月犯罪被問之官雖遇赦不得復職乙丑以新定猛安謀克

詔免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去年租稅辛巳以平章政事徒單克寧為尚書右丞相御史大夫烏古論元忠為平章政事四月丁亥定冒濫罪賞己亥制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婦衣服聽用明金以西上閣門使郭喜國為橫賜高麗使太寧宮火乙巳上謂宰臣曰女直官多謂朕食用太儉朕謂不然夫一食多費豈為美事况朕年高不欲屠宰物命貴為天子能自節約亦不惡也朕服御或舊常使澣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勿向時帳幕常用塗金為飾今則不爾但令足用何必事紛華也庚戌如金蓮川五月丙寅京師地震生黑白毛七月旱八月壬午秋獵九月壬

成至目金蓮川以太府監李侑等為賀宗生日使少府少
監賽補為其國生日使丙子蒲速挽群牧老忽謀叛伏誅
十月庚辰朔更定銓注縣令永簿格詔西北路招討司每
進馬駝雁熊等輒率斂部內自今並罷之壬午上謂宰臣
曰察問細微非人君之體朕亦知之然以卿等殊不用心
故時或察問如山後之地皆為親王公主權勢之家所占
轉租於民皆由卿等之不察卿等當盡心勤事毋令朕之
煩勞也詔徙遙落河移馬河兩猛安於大名東平等路安
置戊戌上謂宰臣曰凡人在下位欲異升進勉為公廉賢
不肖何以知之及其通顯觀其施為方見本心如招討諸

典初任定州同知繼為都司未嘗少有私徇所至皆有清
名及為招討不固守人心險于山川誠難知也壬寅上謂
宰臣曰近覽資治通鑑編次累代廢興甚有鑒戒司馬光
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校書郎毛麾朕屢問以事
善於應對真該博老儒可除太常職事以備討論甲辰以
殿前都點檢襄為御史大夫十一月丁巳尚書右丞移刺
道罷乙丑以真定尹徒單守素等為賀宗正旦使癸酉以
御史大夫襄為尚書右丞乙亥上諭宰臣曰郡守選人資
考雖未及廉能者則升用之以勵其餘以太常少卿任個
為高麗生日使十二月辛巳上謂宰臣曰岐國用人但一

言合意便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責罰之凡人言辭一得一失賢者不免自古用人咸試以事若止以奏對之間安能知人賢否朕之取人衆所與者用之不以獨見爲是也已
亥河決衛州辛丑獵于近郊癸卯特授襲封衍聖公孔懿
兗州曲阜令封爵如故

本紀第七

世宗下

金史八

勅修

世宗下

二十一年正月

以中朝宋高麗夏遣使來賀壬子以夏國

請詔復綏德

爲仍許就館市易上聞山東大名等路

猛安謀克之民

一歲者移不事耕稼詔遠聞實計口授地

必令自耕地方

一兩力不墮者方許招人租佃仍禁農時

飲酒兩度

優待三其爲燕人詔中外田子如春水

丙子大水

有金童也者矣母人也隸虞王猛安

勅修

勅修

勅修

有一妻一妻之
是云三官三
令縣官
月戊戌太白
吏大夫乙巳
樂聲謂宰巨曰
是廢其生計也
朕恐妨市民生
以廉節何必爾也

不孝之子四妻死其六年廬墓下更
因難過而聞之賜錢五百貫仍
民然後給之以為孝子之勸二
都壬寅以河南尹張景仁為御
之喪致祭與德宮過市肆不聞
樂之耶細民日作而食若禁之
前將詣興德宮有司請由薊門
建額見街衛門肆或有毀撤障
後毀撤三月丁未朔萬春節末

高麗夏遣使來賀
粟糶之貧不能
有戶籍者上至
吏石林元禮鄭
甲子太白晝見
入官均給貧民
聞宗州節
既與
舉劾
也乃

劉平灤寺州民之食命有司
有司以
之更遣人
各答四十
後冒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籍
不忠等亂言伏誅上謂宰臣曰近
何事多不法通州刺史完顏守能
舉送官責
散那也取部人二
可乎今監察職事修舉者與遷擢

不稱者大則降罰

則責仍不許去官閏月己卯恩州

氏歸明等亂言伏

誅辛卯漁陽令夾谷移里罕司候判官

劉后漸以被命

抵止給富戶各削三官通州刺史郭邦

傑總其事奪俸

月乙未上謂宰臣曰朕觀自古人君多

進用讒諂其間

蔽為害非細若漢明帝尚為此輩惑之

朕雖不及古之

明君然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於宰輔之

臣亦未嘗偏用

一人私議也癸卯以尚書右丞相完顏守

道為太尉尚書

令尚書左丞蒲察通為平章政事右丞襄

為左丞參知政

事張汝弼為右丞彰德軍節度使梁肅為

參知政事四月

甲申以右丞相徒單克忠為左丞相平章

政事唐括安禮為右丞相增築秦州臨潢府等路邊堡及

屋宇庚戌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於衍慶宮行親

祀禮上諭宰臣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直諫而無

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又何難也戊辰以滕王

府長史把德固為橫賜夏國使壬申幸壽安宮五月戊子

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守能以賊罪杖一百除名七月丙戌

還都丁酉樞密使趙王永中罷己亥以左丞相徒單克寧

為樞密使辛丑以太尉尚書令完顏守道復為左丞相太

尉如故八月乙丑以右副都點檢胡什賚等為賀宋生日

使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為真國生日使

二十二年三月辛未朔萬壽節高麗夏遣使來賀丁丑命尚書省申勅西北路招討司勒猛安謀克官督部人習武備甲申諭戶部今歲行幸山後所須並不得取之民間雖所用人夫並以官錢和雇違者杖八十罷職癸巳詔頒重修制條以吏部尚書張汝霖爲御史大夫四月乙卯行監臨院務官食直法以削明肅尊號詔中外從皇太子請也甲子上如金蓮川五月甲申大白晝見六月庚子朔制立限放良之奴限內娶良人爲妻所生男女即爲良丁己右丞相致仕石琚薨七月辛巳宰臣奏事上頗違豫宰臣請退上曰豈以朕之微爽於和而倦臨朝之大政耶使終其奏甲午

秋獵八月戊辰太白經天九月戊寅至自金蓮川以左衛將軍禪赤等爲賀宋生日使尚輦局使僕散局速罕爲夏國生日使己丑以同知東京留守司事裔在任專恣失上下之分謫授復州刺史乙未壽州刺史訛里也同知查刺軍事判官孫紹先擢場副使韓仲英等以受商賂縱禁物出界皆處死十月辛丑徙河間宗室于平州庚戌裕享于太廟十一月丙子以吏部尚書字木魯河魯罕等爲賀宋正旦使東京留守徒單貞以與海陵逆謀伏誅妻永平縣主子慎思並賜死甲申以宿直將軍僕散忠佐爲高麗生日使王田縣令移刺查坐贓伏誅戊子冬獵十二月庚子

還都癸丑獵近郊辛酉立強取諸部羊馬法

二十三年正月丁卯朔宋高麗遣使來賀庚午詔有司但獲強盜迹狀既明賞隨給之勿得更待丁丑叅知政事梁肅致仕辛巳廣樂園燈山火壬午如春水詔夾道三十里內被役之民與免今年租稅仍給傭直甲午大邦基伏誅二月乙巳還都戊申以尚書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于至聖文宣王廟庚戌以戶部尚書張紳愈爲叅知政事御史臺進所察州縣官罪上覽之曰卿等所廉皆細碎事又止錄其惡而不舉其善審如是其爲宦者不亦難乎其併察善惡以聞三月丙寅朔萬春節宋高麗遣使來賀

尚謀叛伏誅拓定猛安謀克戶口田土牛具以戶部尚書程輝爲叅知政事九月己巳以同僉太宗正事方等爲賀宋生日使宿直將軍完顏斜里虎爲夏國生日使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上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入知仁義道德所在耳命頒行之辛未秋獵十月癸巳還都庚戌辛東宮賜皇孫吾都補洗兒禮己未慶雲見辛酉太白晝見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丙寅平章政事蒲察通罷丁卯歲星晝見壬申以樞密副使崇尹爲平章政事閏月甲午上謂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

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也餘復
 何為以尚書左丞襄為平章政事右丞張汝弼為左丞參
 知政事粘剌幹特刺為右丞禮部尚書張汝霖為參知政
 事以西京留守婆盧大等為賀宋正且使制外任官嘗為
 宰執者凡吏牘上省部依親王例免書名戊午歲星書見
 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
 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
 於為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庚申尚書省
 左司員外郎徐儒奏事上謂宰臣曰斯人純而幹右司郎
 中郭邦傑直而頗躁十二月癸酉上謂宰臣曰海陵自以

不道恐上京宗室起而圖之故不問時近並徙之南豈非
 以漢光武宋衷二之疎庶得繼大統故有是心過慮若此
 何其謬也乙酉高麗以母喪來告丁亥以真定尹烏古論
 元忠復為尚書右丞相

二十四年正月辛卯朔宋夏遣使來賀徐州進芝草十有
 八莖真定進嘉禾二本六莖異畝同穎戊戌如長春宮春
 水二月壬申還都癸酉上曰朕將往上京念本朝風俗重
 端午節比及端午到上京則燕勞鄉間宗室父老甲戌制
 一品職事官庶孽子承應更不引見丙戌以東上閣門使
 完顏進兒等為高麗勅祭使丙戌上閣門使大仲尹為慰問

使虞王府長史永明為起復使以器物局使直為橫賜夏國使三月庚寅朔萬春節宋夏遣使來賀甲子以上將如上京尚書省奏定皇太子守國諸儀丙申尚書省遣皇太子守國賢正召皇太子授之且諭之曰上京祖宗之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為三二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管財但能不墜父業即為克家子况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時觀汝甚謹今日能舒朕憂乃見中心孝也皇太子再三辭讓以不諳政務乞備扈從上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皇太子流涕左右皆為之感動皇太子力受寶丁酉如山陵已亥遷都壬寅如上京

皇太子允恭守國癸卯辛丑以下奉辭于通州上謂宰相曰卿輩皆故老皇太子守國宜悉心輔之以副朕意又謂樞密使徒單克寧曰朕巡省之後脫或有事卿必親之毋忽細微大難圖也又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字多以小不合而駁之苟求自便致累歲不能絕朕甚惡之自今可行則行可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歎時諸王皆從以趙王永中留輔太子四月己未朔太白晝見咸平尹移刺道薨庚申次廣寧府丙寅次東京丁卯朝謁孝寧宮給復東京百里內夏秋稅租一年在城隨關年七十者補一官曲赦百里內犯徒二年以下罪乙酉觀漁于混同江五

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興宮臣寅朝謁于慶元宮成宴
于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
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
戚皆露醉起舞竟日乃罷六月辛酉華按出虎水臨滄亭
壬戌閱馬于綠野淀七月己未上謂宰臣曰天子巡狩當
舉善罰惡凡士民之孝弟嫺睦者舉而用之其不顧廉耻
無行之人則教戒之不悛者則加懲罰丙午獵于勃野淀
乙卯上謂宰臣曰今時之人有罪不問既過之後則謂不
知有罪必責則謂每事尋罪風俗之薄如此不以文德感
之安能復于古也卿等以德輔佐當使復還古風八月癸

亥以太府監張大節等為賀宋生日使侍御史道里特末
哥為夏國生日使乙亥詔免上京今年市稅九月甲辰歲
星晝見十月丁卯獵于近郊十一月辛卯還宮甲午詔以
上京天寒地遠宋正旦生日高麗夏國生日並不須遣使
令有司報諭丙午尚書省奏徒速頻胡里改三猛安二十
四謀克以實上京十二月丙辰獵于近郊己卯還宮
二十五年正月乙酉朔丁亥宴妃嬪親王公主文武從官
于光德殿宗室宗婦及五品以上命婦與坐者千七百餘
人賞賚有差二月癸酉以東平尹烏古論思列怨望殺之
丁丑如春水四月己未至自春水癸亥幸皇武殿擊毬許

士民縱觀甲子詔於速頻胡里改兩路猛安下選三十謀
克為三猛安移置于率督畔窟之地以實上京壬申曲赦
會寧府仍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甲
戌以會寧府官一人兼大宗正丞以治宗室之政上謂群
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
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
丁丑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大功臣賜官三階小功臣賜
總麻一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及封宗女賜銀絹各
有差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
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
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
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
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
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舞萬歲於是諸夫
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上復續調至一鼓乃罷已
卯發上京庚辰宗室戚屬奉辭上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
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征
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
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五月庚寅平章
政事襄奉御平山等射懷孕兔上怒杖平山三十召襄誠

飭之遂下詔禁射兔壬寅次天平山好水川癸卯遣使臨
潢泰州勸農丙午命尚書省奏事衣窄紫六月甲寅獵近
山見田穰不治命答田者庚申皇太子允恭薨丙寅尚書
右丞相烏古論元忠罷庚午遣左宣徽使唐括鼎詣京師
致祭皇太子戊寅命皇太子妃及諸皇孫執喪並用漢儀
七月戊申發好水川九月辛巳朔次轉沙河賜百歲老嫗
帛甲申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
事上嘉歎賜食并賜帛已酉至自上京是日上臨奠宣孝
皇太子于熙春園十月丙辰尚書省奏親軍數多宜稍減
損詔定額為三千宰臣退上謂左右曰宰相年老艱于久
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甲子禁上京等路大雪及含
胎時採捕上謂宰臣曰護駕年老出職而授臨民手字尚
不能書何以治民人曾中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老已見
於外是強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爲子不能家家而撫
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強授之百姓其謂我何丁丑命
學士院諫院秘書監司天臺著作局閣門通進拱衛直武
器署等官凡直官中午前許退十一月庚辰朔詔曰豺未
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速撒海恐盡
獸類歲星書見壬午太白書見甲午以臨潢尹僕散守中
等爲賀宋正旦使丙申夏國遣使問起居戊戌以曹王永

功爲御史大夫壬寅以禮部員外郎移刺履爲高麗生日
使十二月戊午以皇孫金源郡王麻達葛判大興尹進封
原三甲子太白晝見經天丙寅左丞相完顏守道左丞張
汝弼右丞粘割幹特刺參知政事張汝霖坐擅增東宮諸
皇孫食料各削官一階甲戌制增留守統軍總管招討都
轉運府尹轉運節度使月俸上謂宰臣曰太尉守道論事
止務從寬犯罪罷職者多欲復用若懲其首惡後來知畏
罪而復用何以示戒是日命範銅爲禮信之寶凡賜外方
禮物給信袋則用之丙子上問宰臣曰原王大興行事如
何右丞幹特刺對曰聞都人皆稱之上曰朕令察于民間
咸言見事甚明予奪皆不失當曹叡二王弗能及也又聞
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語問之大抵
習本朝語爲善不習則淳風將棄汝弼對曰不忘本者聖
人之道也幹特刺曰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猶能保國數
百年上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偽則喪百真故凡事莫如真
實也

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甲辰如長春
宮春水二月癸酉還都乙亥詔曰每季求仕人間以疑難
令剖決之其才識可取者仍訪察政迹如其言行相副即
加陞用三月己卯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丁亥以

大理卿闕上問誰可右丞粘割幹特刺言前吏部尚書唐
括貢可乃授以是職已丑尚書省擬奏除授上曰卿等在
省未嘗薦立止限資級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宋
亦多用山東河南流寓疏遠之人皆不拘於貴近也以本
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朕難徧知卿又不舉自古豈有終
身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無故得進耳
左丞張汝弼曰下位雖有才能必試之乃見參政程輝曰
外官雖有聲一旦入朝却不稱任亦在沙汰而已癸巳香
山寺成華其寺賜名大永安給田二千畝粟七千石錢二
萬貫丁酉以親軍完顏乞奴言制猛安謀克皆先讀女直

字經史然後承襲因曰但公稍通古今則不肯為非前一
親軍龐人乃能言此審其有盡何憚而不從四月壬子尚
書省奏定院務監官虧充班納法及橫班格因曰朕常日
御膳亦從減省嘗有一公主至至無餘膳可與當直官皆
日賄之若欲豐腴雖日用五十羊亦不難矣然皆民之脂
膏不忍為也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其利自何而來然
歷外任總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雖其言善而
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夫主國者為國食議何
不食乾膳蓋知失師保之訓及其即位故不知民間疾苦
也隋煬帝時楊素專權行事乃不慎委任之過也與正人

同慶所知必正道所聞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今原王府官
屬當選純謹秉性正直者未嘗用有權術之人戊午尚書
左丞張汝弼罷已未辛未左宮壬戌太尉左丞相完顏守
道致仕以客省使李燾為提舉賜高麗使尚書省奏北京轉
運使以賊除名尚書省奏上曰比有上書言職官犯除
名不可復用朕謂此言極是如軍期急速權可使用今天
下無事復用此輩何以戒勸來又奏年前以諸路水旱於
軍民地土二十萬餘頃蠲免稅四十九萬餘石從之
一曰今之稅者甚重行之無益災傷常加蠲免五月甲申以
從樞密使徒置稅者不計尚書左丞相判太宗正事

趙王永中復為樞密使上興尹原王麻達葛為尚書右丞
相賜名璟參知政事程輝致仕戊子唐澤決於上陽村端
流成河遂因之庚寅御史大夫曹玉罷而罷以趙王永成
為御史大夫戊戌以尚書右丞粘剌剌補樞密使右丞參知
政事張汝霖為右丞六月癸亥尚書省奏達達里改世
襲謀克事上曰其人皆勇悍昔世祖與之臨事無累年僅
能克復其後乍服乍叛至元初康時始服聲教近世亦嘗分
徙朕欲稍遷其民上京實為國家長久之計已巳上議宣執
曰齊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
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識此後金才而後舉蓋亦難矣

如舉其人長於某事朕亦喜其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豈得無人為舉人材當今急務也又言人之有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曰爾嘗讀太祖嘗錄乎太祖進太祖捨馬而步歡都尉曰可不思乎甲戌封曰九陳書聞奏母經省廷七月壬午都中御史中丞馬惠迪為參知都轉運使事趙曦瑞其在都但思安身降授積石州刺史

請空臣曰親軍雖不識字

繩之入尉左丞相克寧曰

嘗不知優恤然涉於職

欲姑息女直 年戊寅

郎王察察水少監王汝

遣吏部侍郎李晏等二

已丑以宿直將軍安

崇浩等為賀宋生口信

幸仙洞寺壬寅幸香林

方寺因徧歷中盤天香

科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子最優也上謂右丞相原王麻產遂擒之創業之難如此文字請登聞檢院送學士院給內外職事官兼職俸錢丙政事庚子上聞同知中都路應錢囊利害文字多不題著國月己未還都八月丁丑上

令依例出職若沙賊所必痛

法則可上曰朕於女直人未

朕子為亦不能起不討之意

衛州昨如縣丁文尚書省奏

人分路推排諸路物力從之

夏國生日使辛卯以益都尹

秋漢九月庚子入到州辛丑

名二寺九月甲辰朔幸盤山上

化諸事 申還都丙寅上謂宰

...

曰烏底改叛亡已遣人
 知政事烏惠迪曰得其人
 勞聖慮上曰朕亦知此類
 窺邊境五月戊寅定職
 謂宰臣曰西南西北兩路
 獵不能閑習騎射委各猛
 期及不親監見並決罰之
 軍節度使崇肅行軍都統
 還崇肅杖七十削官一階
 甲辰朔定閱宗陵廟薦享禮

何之可益以甲士毀其船棧參
 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
 無用所以毀其船棧欲不使再
 官犯賊同職相糾察法庚寅上
 招討司地隘猛安人無處圍
 誅克官依持教練其強慢遇
 詔增河防軍數戊戌寧昌
 以討烏底改不待克敵而
 道杖八十削官三階十一月
 上謂宰臣曰女直人中材傑

之士朕少有識者蓋亦難
 里補尼尼古鑑輩皆可用
 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淮
 級相當至老有不能得者
 過三五年而退罕有三二
 意上顧修起居注崇璧曰
 以其謹厚長者故置諸左
 刑部尚書移刺子元等
 使鶻沙通敏善斷擢殿中
 右丞相原王璟為皇太子

何也新進士如徒單鑑夾古阿
 材也起身刀筆者雖才力可
 今五品以上闕負甚多必資
 欲至卿相乎古來宰相率不
 十年者卿等特不舉人甚非朕
 斯人孱弱付之以事未必能辦
 不欲諸官効其為人也辛亥以
 噴宋正旦使戊午以左警巡副
 侍御史兼志三部司正庚申立
 甲子上謂宰臣曰朕聞宋軍自

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致
豫防之心一旦有警軍
練丙寅上謂侍臣曰唐太
子承乾所為多非度太宗縱而
弗檢遂至於廢如早為禁
止當不至是朕於聖經不能深
解至於史傳開卷輒有所
無每見善人不忘忠孝檢身廉
潔皆出天性至於常人多
是為非有天下者苟無以懲之
何由致治孔子為政七日
而誅少正卯聖人尚爾況餘人
乎戊辰上謂宰臣曰朕雖
年老聞善不厭孔子云見善如
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哉
報行之惟報以拱衛直副
即指揮使韓景懋為高麗生日

使以近侍局直長尼虎古鑑純直通敏擢皇太子孫侍丞已
已獵近郊庚午上謂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
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
能無過所患過而不改過而能改庶幾無咎省朕之過頗
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十二月甲申上退朝御香
閣左諫議大夫黃父約言遞送荔枝非是上諭之曰朕不
知也今令罷之丙戌上謂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沽辦事之
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於道路特設
鋪遞比因諫官黃父約言朕方知之夫為人無識一日臨
事便至顛沛宮中事無大小朕常親覽者以不得人故也

如使得人寧復他慮乎上謂宰臣曰朕年來惟以省約
爲務常膳止四五味已厭飫之比初即位十減七八宰臣
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上曰天子亦人耳枉費安用丙
申上謂宰臣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資產皆空今
復遣官於彼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曰今推排皆非被災
之處上曰必隣道也既隣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乎計
其資產豈有餘哉尚何推排爲又曰平時用人宜尚平直
至於軍職當用權謀使人不易測可以集事唐太宗自少
年能用兵其後雖居帝位猶不能改改旣瘡前鬚自權謀也
二十七年正月癸卯朔宋高麗真遣使來賀己酉以襄城

令趙胤爲應奉翰林文字胤入謝上問宰臣曰此党懷英
所薦耶對曰諫議黃久約亦嘗薦之上曰學士院比舊殊
無人材何也右丞張汝霖曰人材須作養若令久任練習
自可得人庚戌如長春宮春水二月乙亥遷都己卯改闕
宗廟號曰熙宗癸未命曲陽縣置錢監賜名利通乙酉上
謂宰執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
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
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朕見緘默不言之人不
欲觀之矣丁亥命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並帶管勾河防
事己丑諭宰執曰近侍局官須選忠直練達之人用之朕

雖不聽讒言使佞人在側將恐漸漬聽從之矣上謂宰執曰朕聞宝坻尉蒙括特未也清廉其為政何如左丞幹特刺對曰其部民亦稱譽之然不知所稱何事上曰凡為官但得清廉亦可矣安得全才之人可進官一階升為令又言朕時或體中不佳未嘗不視朝諸王百官但有微疾便不治事自今宜戒之丙申命罪人在禁有疾聽親屬入視三月癸卯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辛亥皇太孫受冊赦乙卯尚書省言孟家山金口閘下視都城百四十餘尺恐暴水為害請閉之從之上謂大臣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豈得無人唐之顏真卿段秀

實皆節義之臣也終不升用亦當時大臣固蔽而不舉也卿等當不私親故而不舉忠正之人朕將用之又言國初風俗淳儉居家惟衣布衣非大會賓客未嘗輒烹羊豕朕嘗念當時節儉之風不欲妄費凡宮中之官與賜之食者皆有常數四月丙戌以刑部尚書崇浩為參知政事丙申上如金蓮川辛丑京師地震五月壬子詔罷曷懶路所進海葱及太府監日進時果曰葱果應用幾何徒勞人耳惟上林諸果三日一進庚午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憤亂如喪魂魄以此有失嘗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即令還家侍疾俟平愈

乃來六月戊寅免中都河北等路嘗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稅庚辰太白晝見七月丙午太白晝見經天壬子秋獵八月丙戌次雙山子九月己亥朔還都已酉上謂宰臣曰朕今歲春水所過州縣其小官多幹事蓋朕前嘗有賞擢故皆勉力以此見專任責罰不如用賞之有激勸也以河中尹田彥臯等爲賀宋生日使武器署令斜卯阿土爲夏國生日使十月乙亥宋前主構殂庚辰袷享于太廟庚寅上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宰臣

無以對十一月庚戌以左副都點檢崇安爲賀宋正旦使甲寅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庚申平章政事崇尹致仕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庚申平章政事崇尹致仕甲子上謂宰臣曰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必待朕知而後進乎顧右丞張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右丞相所言也平章政事襄及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言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者乎宰臣皆有慚色十二月庚午以翰林待制趙可爲高麗生日使丁丑獵于近郊壬午宋遣使告哀甲申上諭宰臣曰人

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爲福朕使百姓無冤天下安樂
不勝於彼乎爾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
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矣左丞幹特刺曰臣等
敢不盡心第才不逮不能稱職耳上曰人亦安能每事盡
善但加勉勵可也戊子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
衣裝犯者抵罪

二十八年正月丁酉朔宋高麗夏遣使來賀癸卯遣宣徽
使蒲察克忠爲宋弔祭使甲辰如春水二月乙亥還都已
丑宋遣使獻先帝遺留物癸巳宋使朝辭以所獻禮物中
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使還遺宋曰此皆爾國

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
歸告爾主使知朕意也三月丁酉朔萬春節宋高麗夏遣
使來賀御慶和殿受羣臣朝復宴于神龍殿諸王公主以
次捧觴上壽上驩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久春秋
高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
修身養德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寧盡忠輔導之
意於是上自歌之皇太孫及克寧和之極驩而罷戊申命
隨朝六品外路五品以職事官舉進士已在仕才可居翰
苑者試制詔等文字三道取文理優贍者補充學士院職
任應赴部求仕人老病昏昧者勒令致仕止給半俸更不

遷官甲寅幸壽安宮四月癸酉命增外任小官及繁難局
分承應人俸丁丑以陝西路統軍使李木魯阿魯罕爲參
知政事癸未命建女直大學五月丙午制諸教授必以宿
儒高才者充給俸與丞簿等戊申宋使來謝弔祭七月辛
亥尚書左丞粘割幹特刺罷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辛未
還都庚辰上謂宰臣曰近聞烏底改有不順服之意若遣
使責問彼或抵捍不遜則邊境主事有不可已者朕嘗思
之招徠遠人於國家殊無所益彼來則聽之不來則勿強
其來此前世羈縻之長策也參知政事李木魯阿魯罕罷
壬午以山東路統軍使完顏婆盧火爲參知政事甲申上

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
以資格則徃徃至於耄老此不思之甚也阿魯罕使其早
用朝廷必得補助之力惜其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
等宜早思之九月甲午朔以鷹房使崇夔爲夏國生日使
安武軍節度使王克溫等爲賀宋生日使己亥秋獵乙卯
還都十月乙丑京府及節度州增置流泉務凡二十八所
禁糠禪瓢禪其停止之家抵罪乙酉尚書省奏擬除授而
拘以資格上曰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
豈可拘以常例國家事務皆須得人汝等不能隨才委使
所以事多不治朕固不知用人之術汝等但務循資守格

不思進用才能豈以才能見用將奪已之祿位乎不然是不知人之明也羣臣皆曰臣等豈敢蔽賢才識不逮耳上顧謂右丞張汝霖曰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汝霖對曰世亂則忠言進承平則忠言無所施上曰何代無可言之事但古人知無不言今人不肯言耳汝霖不能對十一月戊戌以改葬熙陵詔中外上謂侍臣曰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太極怒極則心勞喜極則氣散得中甚難是故節其喜怒以思安身今宮中一歲未嘗責罰人也庚子太白晝見詔南京大名府等處避水逃移不能復業者官與津濟錢仍量地頃畝給以耕牛甲辰以河中尹田彥皋等

為賀宋正旦使戊申上謂宰臣曰制條以拘於舊律間有難解之辭夫法律歷代損益而為之彼智慮不及而有乖違本意者若行刪正令衆易曉有何不可宜修之務令明白有司奏重修上京御容殿上謂宰臣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它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今土木之工滅裂尤甚下則吏與工匠相結為姦侵剋工物上則尸工部官支錢度材惟務苟辦至有工役纔畢隨即歛漏者姦弊苟且勞民費則莫甚於此自今體究重抵以罪庚戌上謂宰臣曰朕近讀漢書見光武所為人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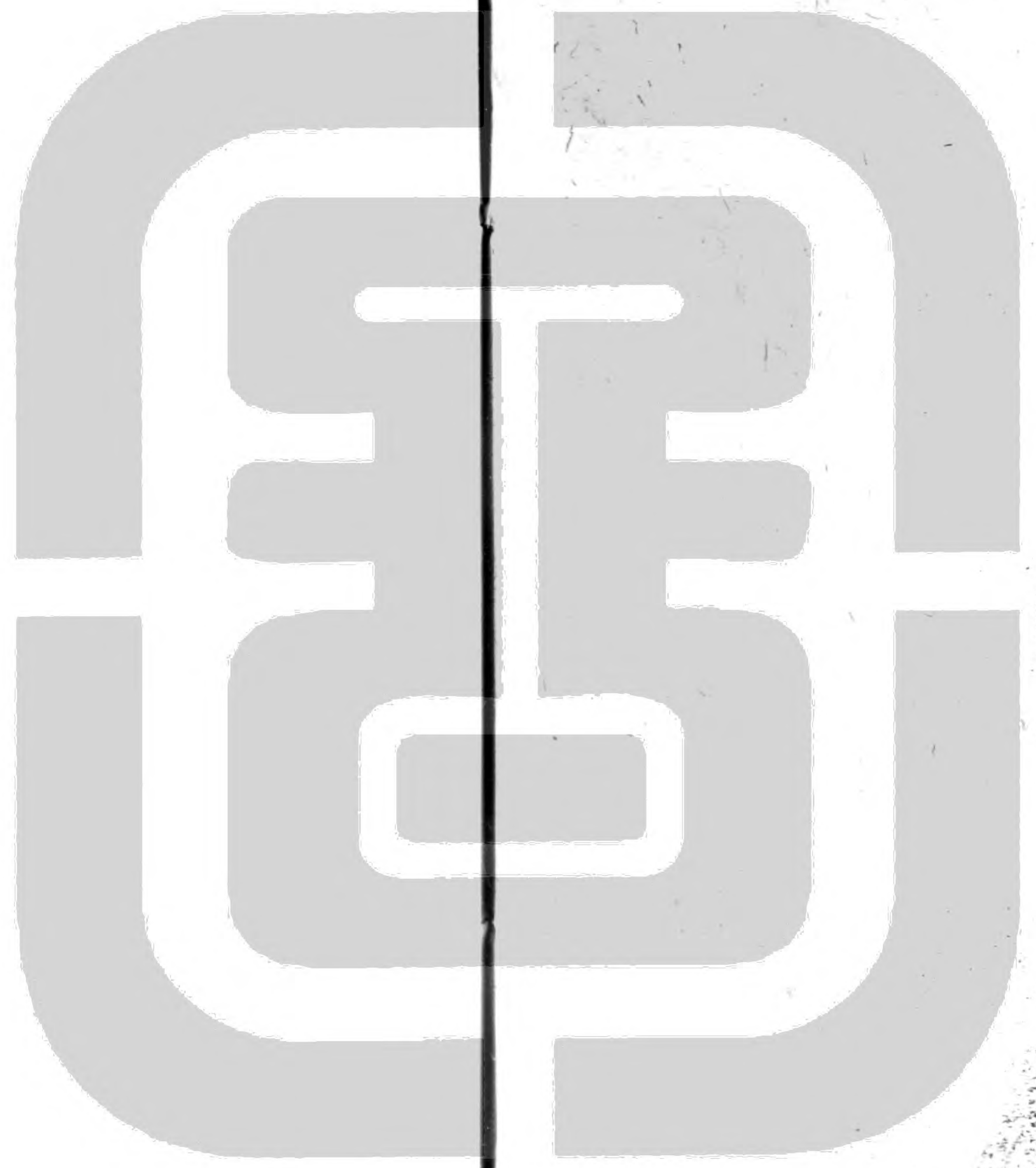
難能者更始既害其兄伯升當亂離之際不思報怨事更始如平日人不見威容豈非人所難能乎此其度量蓋將大有爲者也其他庸主豈可及哉右丞張汝霖曰湖陽公主奴殺人匿主車中洛陽令董宣從車中曳奴下殺之主入奏光武欲殺宣及聞宣言意遂解使宣謝主宣不奉詔主以言激怒光武光武但笑而已更賜宣錢三十萬上曰光武聞直言而怒解可謂賢主矣令宣謝主則非也高祖英雄大度駕馭豪傑起自布衣數年而成帝業非光武所及然及即帝位猶有布衣籠豪之氣光武所不爲也癸丑辛太尉克寧第十二月丙寅以大理正移刺彥拱爲高麗

生日使乙亥上不豫庚辰赦天下乙酉詔皇太孫環攝政居慶和殿東廡丙戌以太尉左丞相徒單克寧爲太尉兼尚書令平章政事襲爲尚書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爲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完顏婆盧火龍以戶部尚書劉曄爲參知政事戊子詔尚書令徒單克寧右丞相襲平章政事張汝霖宿於內殿

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火漸不能視朝詔遣宋高麗賀正且使還癸巳上崩于福安殿壽六十七皇太孫即皇帝位己亥殯于大安殿三月辛卯朔上尊謚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四月乙酉葬興陵

贊曰世宗之立雖由勸進然天命人心之所歸雖古聖賢之君亦不能辭也蓋自太祖以來海內用兵寧歲無幾重以海陵無道賦役繁興盜賊滿野兵甲並起萬姓眚眚國內騷然老無留養之丁幼無顧復之愛顛危愁困待盡朝夕世宗又與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率學為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為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効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訓辭而群臣偷安有諫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情哉

本紀第八



古今圖書集成

三五

